

### 大華

＜映起日即＞  
集合全世界  
播音明星  
合演價值連  
城空前偉大  
歌唱音樂派  
拉蒙炸彈隊

無線  
大音

### 大華

STREET SCENE  
街前慘劇

### 大華

THE BIG BROADCAST  
STUART BRWYN  
BING CROSBY  
LEILA HYMAN  
BRUCE GARDNER  
KATE SMITH  
HILLIARD  
BOWEN  
WILLIAMS  
VINCENT LOPEZ  
CAR CALLOWAY

### 大華

司公美聯  
入選世界  
十大名片  
印備特刊歡迎索閱

### 大華

開映  
傑作  
威林士  
軒士  
最精彩  
生活

### 大華

威林士  
軒士  
最精彩  
生活

### 大華

映開日即  
榮世入特比哥  
片譽界選製亞林  
傑朽比張演星大等士達和  
作大不無榮合明四頓夏路

### 潮全黃

The Great American Picture Today!  
AMERICAN MADNESS

### 大華

潮全黃  
AMERICAN MADNESS

### 大華

武之胡  
號〇六八第  
號拾肆第中道輔  
八八七六二話電  
八六二四二話電  
仙堂

### 大華

怪人  
KARLOFF  
THE UMBY

### 大華

怪人  
KARLOFF  
THE UMBY

### 大華

怪人  
KARLOFF  
THE UMBY

### 大華

怪人  
KARLOFF  
THE UMBY

### 大華

怪人  
KARLOFF  
THE UMBY

### 大華

怪人  
KARLOFF  
THE UMBY

### 大華

怪人  
KARLOFF  
THE UMBY

### 大華

怪人  
KARLOFF  
THE UMBY

### 大華

怪人  
KARLOFF  
THE UMBY

### 大華

怪人  
KARLOFF  
THE UMBY



國法



晚香

豹翁

詞令妙品者也。如曹操遺少府孔融書。調解其與朋友之。書末數語。云。郭舉凡神於爲文字者。似作惻人之語。不必刻被親朋。而語乃感軫於人。此所謂爲人言。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於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倅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宋二語不必對孔融而發。而威殺可怖。當日孔融讀之。不知作何感想也。此事林琴南先生嘗論之。此所以爲佳也。此則以含音見長者也。近讀故宮週刊所載辛亥檔案。有十二月十八日段祺瑞致內閣開城清廷之電。其中有誅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之語。予甚賞其鑄詞之能。其電全文云。共和國體。原以政君於變難。拯民於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撓。以至恩旨不頒。萬民受困。現在全局危殆。四面楚歌。州則淪陷於革軍。徐州則小勝而大敗。革艦中奉天中立地登岸。日人則許之防範。禍變獨立之影響。浸徧於全魯。而且京津兩地。暗殺之黨林立。招搖衆。皇族之敗壞大局。罪難逃數。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榮之典。四萬萬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見計。祖宗有知。能不憤乎。蓋國體。日不決。則百姓之因兵燹凍餓死於非命者。日何啻數萬。瑞等不忍宇內有敗類也。豈敢坐視衆與之危而不救。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祈宗神明。實式歷之。揮淚登車。昧死上書。請代入京。第一軍總統段祺瑞。新制王占元何豐林李純。協統王金鏡趙貴卿李厚基馬繼增周符麟。大興王公剖陳決定國體之利害。不過討論而已。則何必率全軍將士入京。此其所爲。曾不殊於擅權兵諫。然從文而觀之。詞氣乃一激無烈。而在清廷與二三王公聞之。勢必恐懼無所措。彈其實後稱兵之况。又有揮淚登車之言者。若以全文而觀之。筆調平直。坦坦無有含畜之妙。固不必與曹孟博所爲文枝工拙。獨此二語則甚佳。其是不必刻被親朋。而語乃感軫於人者也。以予論之。清廷之甘於遜位。此電乃爲遜逃之事第一有力者。就令不談文章佳惡。後世評史者。予知其必甚致意於茲。況果有以與於文章之事乎。惜哉惜哉。予今不知爲何人執筆也。或曰。袁世凱實自爲之。或曰。世凱使阮忠樞爲之。世凱不能文。且當時奉萬政於一身。安有餘暇爲此事。忠樞所爲校可信。雖然。此亦臆測耳。苟有知其底裏者。願爲指數於予。甚樂聞之矣。

一八

當是時。吾儕隨孫其欲殺會炳之故。乃以善言誡之。勸其毋以小故而置身於法。反覆勸諭。卒未納其言而退。乃今復與子遇。仍爲求藥殺吾友者。進雖前事。汝亦當一如某從吾誡言而滅此惡念。不獨去禍生祥。爲福無量。苟汝之宗祖在天下靈。亦當念九泉也。雖如此。今日之事。汝亦自有困難者在。汝欲改過如流。猶慮徐華尚以此而爲要挾。吾當

老

往而徐華。飛鴻據理責徐華。且勸其毋再啟事。否則終非爲汝福。徐華所請飛鴻技名百戲。懷其目。唯聽華所請。以是一場糾紛。乃如煙消雲散矣。飛鴻自解解衣綈綈之後。即航香港赴其徒林世榮之約。既至香港。披過世榮居。世榮即展拜之。握手互道別詞。置酒爲飛鴻洗塵。入夜。復宴飛鴻於酒家樓。世榮舉觴爲飛鴻壽。而飛鴻亦同觴壽世榮。皆飲之。盡興始歸。世榮留宿飛鴻於寓。相與爲長談。竟忘其修。翌日。世榮集諸徒謁飛鴻。命各演風習。習求端正。飛鴻目之。撫其鬚笑語世榮曰。汝能爾人如此。真不枉吾昔日之諄教矣。遂相留未去。一日晨。天昏。碧未大明。諸店戶皆未啓戶。忽有人叩世榮居甚急。世榮從夢中驚醒。下床披閱啟視之。叩者非他人。乃其徒劉福也。訴其早來。因力視之。見其面色灰白。衣服破裂。血漬遍體。大驚。急扶之入。使臥於床。劉福頓首。重臥即微知醒。世榮乃閉戶燃燭察視之。見其胸

前清廣東提督劉永福。人但知其爲黑。曾爲太平天國將也。按永福爲客。時。僑於太平水手。憤飲無格。禍。人人居多數。往往遊近魚鹽海味之入某。船中抵龍州。貨物猶未銷售。即日起貨。船戶東人哀之。不可。遂以平胸中。俟發至中途。乘夜殺其解。入粵寇大寨登爲夥。時張國樑亦在寇。直其所爲。脫離他去。先是。永福願。總鎮王忠州北江人黃二。後名守忠。時吳阿黃二已在粵寇廣福等。境。諸邑。官兵不能治。永福等。係當時地方官所私設名爲稽查往來船。職者皆不必。業船戶成。時金田匪。不能失。遂挾阿吳太。二歸太平軍。福等歸太平軍之後。練石達開。兩至南。永福知達開。事終。與新。阿忠合。阿忠者。父。阿忠繼其父業。勢益盛。永福既以。早爲計。諸先入安。以爲根據地。吾。入安。已得吳阿忠。阿忠因。獨子才已。至本。既聞阿忠死。只木長歎而已。至其

新

日晨。莫祥初忽起吐紅墨盥漱衣裳遂出。循行市頭。告使阿諭今日起要西園  
爲我。莫祥初不能答之故曰。其婉委言之也。而阿諭系心莫祥真金之事。不審其今出  
之得當不得當。橫量中心。不欲託意。莫祥力聲說之。乃諾。莫祥慨出問。阿諭聞  
老四亦將出外者。俟許老四既去。乃過五姨太爲談。問許先生今何早出者。五姨  
言其出外真金助莫祥先生也。於是二人者遂爲大談論真金之事。阿諭且以莫祥昨  
西園未畢說之事。報告五姨太。乞五姨太爲之策劃解囊。五姨太曰。必不可令莫  
生去塞西哥也。去則必不歸。阿諭曰。汝言是也。然爲之奈何。五姨太曰。吾我  
爲佳莫祥真金果得者也。於然後能定汝之憂喜。苟猶有不足。汝宜悉力助之。即我  
不敢吝者。阿諭曰然。五姨太復言曰。莫祥先生實質於人哉。昨乃止阿許弟詞  
出金爲助者。甯自勞口舌奔走。其謹慎將事。不欲受人負。蓋少見也。莫祥先  
賢於人哉。阿諭曰然。於時五姨太所用繡備持杯盤之屬出隨晨食。五姨太  
留阿諭今食於家。莫祥復爲久談。及午。乃同赴西園宴飲。阿諭具以莫祥今不  
來之故辭於衆。且致歉意於伍夫與宋七妹。以伍夫與宋七妹今爲東道主人也。  
川因語伍瓜曰。裁新布廠之譚先生。甚好經商也。汝蓋與爲言之。伍瓜許諾。  
齊登全曰。聞陳營長今新來自北江。我與有故。而其人善結心得財貨。明日往說  
或得富也。平川曰然。頃之。乃爲穆釋而言曰。莫祥先生凡所經營無不利我今寧  
欲買田益多得金帛佔大本多股本。急不能勝事。滋可恨也。果見執曰否。方欲回國  
而詩人匆匆勿入白莫祥先生有電請來講少奶往聽者。阿諭聞之。則出聽焉。一  
因爲當。明日遂歸。阿諭欲使莫祥今來一見乃不去者。莫祥辭時逐一以拒不可。  
得富笑曰。辛氏子我亦相識。是誠富人。莫祥先生今與議。或得富矣。於是阿諭  
之而有喜色。與五姑五姨太週繼婆環坐爲修談。其及於飲酒。伍夫宋七妹皆執  
多酒酣暢無樂。且五姑等逐決於心。但盡一卮酒。則不再飲。及盡一卮酒。宋七  
猶猶微飽酣飲。而五姑等亦助宋七妹爲腹股拍歌。厚意重違也。因亦稍稍爲復飲  
至於薄醉乃歸。婦已二鼓矣。阿諭未嘗如他鄉客。不知其間風物如何。衆聞人言  
中申往。晝夜可至。而火車先行速於輪船。今已二鼓。當抵香港矣。因安自測  
必虜人。苟不幸逢盜。有時則不能開。則又貽笑爲癡想。大恨莫祥不幸  
老房人。今幸逢盜。莫祥必爲虜。足爲異哉在。心。目雖綠不能想。而范周聞  
此。世父現今所爲不仁。久之。遂不復問許老四與五姨太之弊。則始告於莫祥。莫祥  
盜所虜。思也深。幾至於泣下。及愈五鼓。雙眼自縷細知倦欲睡。然閉目圓睡  
橫手足將爲抱。手足乃墮於。溺湯無所承。乃自悟。則爲惹怒伸足力蹶  
。乃成便溺。唾垂愈午猶未醒。而五姨太乃來招邀同赴西園云。待  
有故。頗以五百兩助莫祥當前。想。久之。乃獨乘赴西園。乃聞阿祥與平川大

(六八)

[illegible]

乃從而叩焉。劉潛曰：「弟子有弟備於群  
 電器店。偶以事需款甚急。其婦歸  
 備獨請諸庫。暫收燃用。其婦允之。惟  
 爲自往。脫其之往。其風趣之。恐  
 婦人曰三叔者。代已往賀其婿。豈意三  
 叔私以賄賂萌奸念。易以僞者。持之歸  
 乃從而叩焉。劉潛曰：「弟子有弟備於群  
 電器店。偶以事需款甚急。其婦歸  
 備獨請諸庫。暫收燃用。其婦允之。惟  
 爲自往。脫其之往。其風趣之。恐  
 婦人曰三叔者。代已往賀其婿。豈意三  
 叔私以賄賂萌奸念。易以僞者。持之歸  
 言僞廉謂爲賄賂物也。吾弟及婦蓋謂其  
 官。方欲以語相詰。彼已匆匆去。以是  
 吾弟益知其奸。立走告於弟子。弟子以  
 吾人欺以好謀欺吾弟。非兇之而直其事  
 不可。遂命吾弟偕往追之。先告其居  
 不在。再述之。於茶肆中得其人。」（此

100

以外人抗戰爲民族英雄。而不知世居廣西上思縣蘭城。小名劉二。少離巨關。習以爲常。當業船名者。平夷府昭州等發售。求福所僑於船戶東州縣所封。載送囚犯赴太平府。勒令售出。虧其資甚鉅。永福知之。隱抱不平。終其因殺。指數主人棄船逃遁。找領袖。發其總官帶兵降清軍。永福亦案村人吳阿太。(後名鳳真曾任惠州泰部爲忠字營分統)聯爲結義兄弟。歸之。而廣業堂聲勢。實震動兩粵邊三虎之名。以永福最雄行。(船行供藉以圖利也)所至之邑。凡在船行供命。四出竊掠綠林豪傑。永福以草澤生隨之者甚衆。廣業堂從此無形銷滅。永至有功。及石送開離金陵。入廣西。乃約其阿太黃二。(秦開離石達開)相繼而生。會黃二不悅。自稱楚國國主。乃言太平天國不久將亡。煽與阿忠預時之。于是永福與阿太黃二等。乃先足太平滅亡。清軍大盛。乃行。而清將永福方在雲南邊境。路遇不能救。黃乃仍用太平軍之旗色也。

羽廬漫筆

羽廬

瘋狗

瘋狗傷人。其害甚鉅。俗得狗性好咬。凡蛇類秋深將入蛰。口必含土。待至春融。乃吐土而出。蛇愈毒則土愈香。犬嗅之。毒入肺腑。遂發狂。達人輒噬。被噬者鑒不得法。則腹中生小犬。不可治。口吐白沫。自醫院內。物上奔來。痛楚萬狀。醫師不能治。歸家棹時而死。死後腹脹震動不已。嗣聞被犬噬者爲繼匿四人同行。大皆噬之。惟此人傷最輕。其三人均即病歿。此人以爲無碍。獨不醫治。迨至病歿。遂無可如何。又聞人言。瘋狗不必。人及醉人衣服。雖以竹竿撐之。毒氣即能緣竹竿而過。亦往往有撲人影而發毒者。又有夢爲大噬而發者。此感懼其爲害之烈。而故作奇異之說耳。

亦爲理所屈。始俯首不作一語。

(未完)

老刀牌不賣免味的

老刀牌香烟

牌子最老  
聲名最好

十五枝裝  
精緻美觀

[illegible]

理代總行藥屏南號叁零壹街樂永港香還送銀原效無濁止痛止刻立射注經一帶白 白治喘水藥毒消輔波新隻宴國法



